

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

本期发表纳杨、张怡两位的文章。纳杨的《突破认识的束缚 找到主题创作更广阔的空间》一文，由大处着眼，由细部落笔，重点分析了近年主题写作中“主题创作理解窄化”“主题创作感染力不强”等问题，认为“主题创作还有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张怡的《儿童文学主题写作：走出虚构之困》探讨了主题写作中，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内在艺术关系及文学化处理问题。两篇文章都联系当前主题写作的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品展开分析，因此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本专栏持续探讨儿童文学主题写作所引发的创作及文学话题，尤其欢迎能够联系实际、角度独特、分析深入的佳作。

——方卫平

突破认识的束缚
找到主题创作更广阔的空间

□ 纳 杨

近年来，主题创作已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热点和亮点，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儿童文学主题创作的行列，尤其是青年作家踊跃尝试新的更具难度的创作题材，推出了一批较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董宏猷的长诗《中国有了一条船》和纪实作品《一百岁的红领巾》、舒解放的小说《逐光的孩子》、于潇恬的小说《冷湖上的拥抱》、韩青辰的小说《中国少年》、叶梅的小说《北斗牵着我的手》，还有金波、高洪波、曹文轩等35位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系列图画书等。还有一批主题读物，比如接力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革命精神谱·红色故事书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童心向党·百年辉煌”系列，大象出版社的“新时代讲给少年听”系列等。这些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兼顾不同年龄段，为少年儿童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更具亲和力与文学表达，对于塑造下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也必须看到，主题创作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理解认识上的误区，会影响主题创作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有必要做一些辨析和讨论。本文尝试梳理一下存在的认识误区，提出应对思路，与各位方家共同探讨。

一是主题创作理解窄化问题。

一谈到主题创作，人们往往想到重大主题，比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航天航空等，或是革命历史题材、红色题材，以及优秀传统文化题材。这些当然是主题创作，但主题创作并不仅仅只是这些。比如优秀传统文化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广阔的概念，不断有新的增长点加入进来，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物保护与开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都是近年来的新热点。这方面题材的开掘做得有声有色，从早些年的热门IP《山海经》《三字经》《笠翁对韵》，到书法、国画、古琴、传统手工艺等传统艺术门类，再到敦煌、石窟等历史遗迹，几乎都已进入儿童文学创作视野。孟宪明的《第二十六张古琴》写的是古琴制作与弹奏，荆凡的《颜料坊的孩子》写的是制作颜料、染制布料的传统工艺，冯与蓝的《墨童》写制墨与书法，还有王璐琪的《千窟同歌》写莫高窟的守护。而主题创作还有着更广阔的空间，那就是与当下少年儿童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校园、家风家教、社区等许多题材领域。

社会的发展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也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比如徐玲的《如画》写曾经跟着父母进城的孩子又随父母回家乡创业，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剪影，她的另一部作品《长大后我想成为你》则把目光转向了社区工作者这样一个近年来逐渐被人们关注的社会群体。这些作品更贴近当下孩子的生活，可以让小读者们感受到他们所生活的同一个时空下不同人们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人生。同时，这些作品还具备了某种不一样的成长性，因为作家们与孩子们面对着同样的新鲜事物，作家的写作过程对自身而言也是一次成长，是他们对当下社会发展人心变化的观察、思考，再用一个或有趣或是感人的故事表达出来，让读到这些故事的孩子也一同获得成长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当下孩子们的生活、心理及他们周边的人和事，是更广阔也是更有必要的主题创作。

二是主题创作感染力不强的问题。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大批主题创作作品，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整体上看，“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仍然不够。主题创作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在某一个既定主题下写得自然、贴切，能打动人心、感染人、引人深思。以航天航空题材为例，首先，这样一个专业含量很高的题材，对作家的知识储备是一个挑战。但这在短时间是可以处理的，靠大量查阅资料、消理解一些常识性的内容虽然难，却是可以达到的，还可以请专业领域的专家帮着审读，避免在作品中出现知识性错误，这也是这类题材作品创作、出版所必需的环节。

更考验作家创作的是如何写出其中的“人”。既要写出航天英雄所做的贡献的重大意义，又要努力把他们的“还原”成“人”，才能让孩子们通过文字和故事触摸到他们，进而引导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成长为更有追求的人。曾有情、张子影的《绽放太空的玫瑰》把重点人物关系设定在女航天员和女儿，从女儿的视角写妈妈，从一开始埋怨妈妈总不在身边，到了了解了妈妈的辛苦以及所做事物的重大意义之后，成为妈妈最坚定的支持者，并且暗下决心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为妈妈一样的贡献者。葛竟的《宇宙的梦想》则把人物设定在校园和家庭，以航天员的孩子群像来书写航天员的生活，让小读者和书中的孩子一起成长。应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近年来航天航空题材创作中较成功

地把重大主题与孩子生活结合起来的小说作品，但都还不够厚重，在航天航空事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战略意义方面没有足够深入地挖掘出航天人的精神特质。要写出航天人与别的人群不一样的地方，才能让读者觉得更有阅读的获得感。对于这类主题创作来说，只是一个好玩儿有趣的故事，是不足以吸引读者的，他们会对此类题材抱有更高的期待。而对于另一些题材，读者们会更希望读到一些真实的“共性”，比如当下社会的新兴群体。

书写当下社会中的新兴群体方面，总体比较欠缺。一方面可能是这些群体还未能引起作家们的足够关注，一方面是他们的故事没有太多曲折或起落，不容易写出吸引人的故事。对于这样的题材，确实需要作家更深入地体验、观察和思考。左炫的《我的世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这部作品写的是快递员外卖员这一新兴行业的从业者。这群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和平均的文化水平可能并不是很高，但他们在当下网络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也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群。对于这样的人群，写什么就成了首要问题。如果仅从表面上写，那不是文学作品，如果要深入到他们的内心，就需要真正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作家的任务还要更进一步，要写出他们的精神特质。左炫为了写好这部作品，真的注册做了一段时间外卖骑手，认识了一些骑手并和他们交朋友，才让这部作品呈现出鲜活生动的生活气息，也努力呈现出骑手们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是一部普通的小说，这部作品堪称完美。但它的书写对象是当下社会中较为特殊且重要的人群，读者难免还会有更多的期待。如果能从这一新兴群体对于当下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上再开掘深一些，对这一群体的整体把握再透彻一些，让作品更多一些现实纵深感，带给读者们更有力度的思考，会更有吸引力。

主题创作应该是当下社会的主流声音的体现，其创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命题作文”，更是考验作家对社会发展整体态势主流趋势的把握和艺术表现能力。书写当下现实本就是很有难度的，而要把当下这样一个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的现实世界写成让孩子们能理解、感兴趣、喜欢读的文学作品，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儿童文学作家们要打开思路，潜心深入生活，突破对主题创作的刻板理解，方能找到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儿童文学主题写作·走出虚构之困

□ 张 怡

主题写作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其创作常常取材于富有时代特色的真实人物故事、社会事件等，因此，从真实素材的发掘到作品文本的呈现，主题创作往往会直接面对虚构和非虚构关系的文学化处理问题。

从这个层面来看，主题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事实基础的写作，以纪实为基本表现手法，最终走向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形式；第二类并无直接的现实依据，而是依照作者自身对现实、对时代、对主题的理解来进行创作，从而写出一个想象的、虚构的故事来；第三类是既有纪实的、非虚构的因素，又对真实人名、地名等关键信息进行模糊处理，再适当添加虚构因素，使其最终成为一部有原型的虚构类作品。本文重点探讨的是第三类写作，很显然，这类创作，写作者要直面虚构和非虚构如何结合的问题。

一般来说，写作者掌握的非虚构的现实题材，有时来源于自身亲眼所见的身边事实，有时是通过新闻、他人述说等方式获取的信息。从现实题材的抓取到文学创作的完成，由于观念、认知、手法等局限，写作者常常会陷入一种“虚构之困”。例如，因为作者对现实题材的理解不到位，尤其是对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素材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分析，导致虚构的部分背离时代特征，与事实脱节。比如某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写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深山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为表感谢，军长将自己带在身边的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14岁的农家少年。初读此处让人心里咯噔一下，赠笔当然是常规事件，但“英雄牌”钢笔就有些突兀了，“英雄笔”的前身“华孚笔”虽然1931年就出现了，但改名“英雄笔”进而为人所熟知是1966年的事。这是虚构艺术与历史时空的错位。又如一部跨越百年历史进程的儿童小说，其中写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运动员因为物资紧张而营养不良、体能不济，为了表现周围人对这位运动员的关照，写医生每天省下自己的一个鸡蛋给他吃，而这名运动员因此就能“一周增重五斤”，体能迅速增强。这样的描写是否准确？这些不管是对环境的主观想象，还是对历史、对常识的缺乏了解，都使小说脱离了时代环境，削减了情节的可信度，影响了作品的文学质感。

前段时间读到美国作家劳雷尔·布雷特兹的儿童小说《寄往月球的信》，这部小说将时间设定在1969年美国发射阿波罗11号登月的夏天。老师布置暑假作业——给即将登月的宇航员写一封信。班上其他同学都选择了会出舱、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唯独同样感到孤独的女孩玛米选择了只是负责绕月飞行，要独自在地球信号无法到达的月球背面经历人类最孤独的48分钟的迈克尔·柯林斯。这是典型的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的虚构小说，但它又因对重大航天事件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的准确交代和生动描述而显得无比真实而独特，小说中孤独的航天员和孤独的女孩两个人在巧妙的“写信”情节设计中共同完成了一个成长故事的叙述。

儿童文学因其读者的特殊性，会格外关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编织。一般来说，人物性格决定故事走向，情节发展又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人物性格。在现实和虚构并存的小说逻辑中，我们看人物性格能否立得住，会关注其语言、行为等等外在表现的统一性，也会关注人物成长与事件发展彼此形塑的过程是否具有说服力。许多伟大的经典作品也是因为主人公身上贯穿作品始终的某些极其强大的闪光点打动了我们。

如果我们读过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尤里·奥莱夫的代表作《鸟儿街上的岛屿》，一定会对作品中那个勇敢、机智，富有同情心，始终不放弃希望的男孩阿莱克斯印象深刻。故事以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下的华沙为背景，虚构了主人公阿莱克斯在鸟儿街那座废弃大楼里独自求生的经历。鸟儿街本身就象征着阿莱克斯在战争洪流中的一座小小的“岛屿”，阿莱克斯在这里坚守希望，守护自我。战争中儿童的命运真实铺开，且人物的命运发展是贴着性格走的，是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不妨斟酌如下这一情节，源自尚未出版的某部作品：作品中的这个女孩从乡村初来乍到城市里，感觉与一切格格不入，她“腼腆、勤奋、成绩好”。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女孩，作者为了体现她助人为乐的品格，设计了其在公交车上发现小偷，便“尖叫一声”提醒众人注意，最终因为她的勇敢，让小偷落网的情节。对于这样一个刚进城的有些腼腆的女孩，即使她善良、助人为乐，在这种情况下

下，是奋不顾身的“尖叫”还是经历挣扎、害怕，甚至通过无声的提醒等方式的描写更合理，我觉得是可以斟酌的，即哪怕到了情节的某处高光时刻，人物是不是也应该遵循基本的性格特征？

回到一部体育题材的儿童小说对少年运动员的细节描写上，作者刘海栖少儿时代是一个体育迷，他写打篮球的孩子内心充满长个儿的焦虑，于是写了孩子把自己吊在门框上，写了他挨了大人的打，写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长高实验”，然而，长高理想都没有如预期中实现，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写出了孩子渴望突破的天性和为了心中热爱能够学会隐忍和坚持的心理状态，不但性格鲜明，故事曲折独特，还写出了另一种深层次的童年精神，这是有逻辑的虚构故事的高明之处。

联系最近读到的一些对选题缘起过程相对了解的文本，我发现虚构之困有时可能也是“困于非虚构中”，源于现实题材太多，写作过程中不懂得取舍，各种冗杂细节未经艺术处理一拥而上。我们愿意相信，大部分写作者对待文学创作拥有敬畏之心，面对一个好的题材，愿意进行深透的田野考察和生活体验，也愿意做好充实的资料准备和案头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些现实积累使文学有了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细节，然而，实际写作中，如果不加文学审美化处理，一味堆叠，作品有时会显得铺陈过长，有时陷入结构混乱，写作者既不想写成纪实文学的样貌，又没有给虚构的艺术以发挥的空间，最终使作品变得琐碎乏味。我们常看到一些作品，真实也有，细节也有，但是缺乏灵气，故事不好看，读起来像一则长篇新闻或是主线不明的流水账。

走出虚构之困，需要回到话题本身，写作是为了什么？虚构又是为了什么？现实题材只是写作的起点，文学可以通过合理的虚构实现其自身的逻辑自洽和艺术抵达。那么第一，虚构要符合人物的情感逻辑。不仅要看见现实题材中原型人物的表面形象，更要看透、吃透人物的性格特征，情节要符合人物情感的变化和行为的逻辑。写作者需要动用独特的生命体验，感受人物的情感命运，才有可能虚构出、想象出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情节。比如一部儿童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父母都在国外，独自一人和保姆生活在一起的“富二代”男孩形象。他很张扬，可是又很孤独。作者写他给自己捡来的三只流浪猫起名字，结果三只猫的名字竟分别用的是爸爸的名字、妈妈的名字和即将在国外出生的弟弟的名字。读者读到此处，心也揪了一下。它既符合这个条件又很细腻，心思单纯，处境孤独的女孩的心理，也表达了对这种缺失的亲情的呼唤，用儿童的游戏精神反衬出生活的无奈。

第二，我觉得是要在尊重常识、尊重历史，充分了解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理解一个时代里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从而写出深远的时代精神。文学在记录时代，若干年后，我们也将通过文学了解时代。这其实既是体现了符合时代特征、人物特征，也体现了文学语言的准确性，文学的道理是相通的。

第三，无论是常规写作还是主题写作，落笔之前对想要言说的题旨还是应该理解得更深透一些，格局更开阔一些，更有高度一些。比如写一位支教老师的形象，我们回忆阅读的经验，一些文本不自觉地陷入某种狭隘的窠臼：这位孤独而伟大的老师，是否必须要经历所有人的不支持、不理解才能凸显个人的能量？还是说，我们也可以尝试写出在这个大环境中，有国家社会层面的支持，有切实的人文关怀，以及在此基础上仍然葆有的更坚定的信仰的力量。我想起《老师，水缸破了！》这部小说，一样有乡村学校的老师，一样有愚昧的乡民，一样经历了诸多艰难的日常，但没有刻意虚构苦难，相反，乡村学校孩子们天性中的顽强、善良，以及老师的正直、智慧、坚守，都是作家放置更多笔墨的地方，我们甚至得承认这表现了更宽广、更宏大的童年主题。在这种文学观、价值观的引导下虚构出的童年故事，依然经得起推敲，同时增加了人性的温度。

在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中，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抗”，也可能走向一种“自圆其说的和解”。我们渴望看到虚构的艺术里那些贴着时代、贴着人物、贴着主题的真谛无比的表达，能让读者触摸到更多文学的真实。

(作者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

■ 关注

找到属于自己的9³/₄站台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记得有天，我在上海的图书馆有一场讲座，晚饭后赶往虹桥高铁站。

这是当天的最后一班高铁，如果没有赶上，我也就会错过第二天的活动。我上了车，高铁即关门启动，时间刚刚好。我在距离车门不远的座位上坐下，乘务员过来查看车票。

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应该上的那列高铁在站台左侧，但却误上了右侧的这趟。只能叹息一声。可我刚告诉活动方的工作人员，此时司机应该已经出发赶往高铁站准备接我。如果此时再告知他们这个结果，我无法想象他们的无奈与失落。突然，我看到乘务员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你只需要在下一站下车，直接走到站台的另一侧，就可以再乘上那趟高铁。它跟这趟高铁是同一方向，下一站也会停靠，仅仅落后15秒。”果然，我在下一站下车，穿越站台，本应属于我的那趟高铁已经挟风呼啸而至，当车门打开的一刻，我进入车厢，全程无缝衔接，没有任何停顿。已经被自己遗忘多年的阿里巴巴的大门，在这个夜晚向我开启。

这一天，我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换乘。

这是现实主义的陈述，也是我生活之中的童话，这是我的

童话照进现实的时刻。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我相信自己拥有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相信童话，更相信自然。

我的文学创作在“自然”的框架之中，有小说、散文、绘本、影像书等的分类。在我的自然文学创作中，小说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地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了解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域变迁、文化沿革、生活方式及群体意识，我的创作主要以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风俗及野生动植物与自然环境为基础，通过小说形式重构北方少数民族即将消逝的古老文化，如使鹿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蒙古族的游牧文化、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等，寻求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小读者意识到，人类与其他生命一起共享这个世界。

人人都向往草原，这种向往并非仅仅是因为草原地域上的辽阔、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外来者在这里惊讶地发现，世界上竟然存在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类可以在不改变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与周围的环境和其他生命和谐共处。草原不只是一片生态系统或地理概念，而是游牧人沿袭千年的生

活理念和伟大传统——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原来的样子，最低限度地向自然索取、顺应自然，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叶塞宁说过，我们是大地上的孩子。如果孩子成长过程中没有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和时间，那么自然文学的阅读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孩子们懂得怎样珍惜我们的世界。

有时候，一本书、一句话可以影响儿童的一生。所以，这也对儿童文学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前些年，我去西部参加公益阅读活动，每天要穿越戈壁到一个学校去，每个黄昏，我吃完饭从小饭店里走出来的时候，总会有我的读者站在门口，静静地等待我。孩子们站在耀眼的阳光下，双眸晶莹剔透。他们怀中抱着书，就像怀抱具有生命力的火。

也有的孩子在看到我时，眼中有泪光闪烁。他们抱来的书已经看得翻卷掉页，我没有想到自己的书竟会来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在那一刻，我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儿童文学的存在就是给孩子提供一种可能。当他们距离不可及的一切太遥远的时候，阅读能够带他们进入一个期待的世界。

感受自由、忠诚、善良和爱。

从我开始创作儿童文学，就一直坚持我最初的想法，儿童文学的艺术水准和文学诉求应该高于成年人的作品。儿童文学的起点，是需要作家创作真正能让儿童高兴的作品。写作者应该持有自己的尊严，经常自我审视，拒绝无限地高产，创作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经历时间的考验。

在路上走得久了，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开始这次旅程。所以，我们要经常性地去回自己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回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时刻。

(作者系黑龙江作家协会副主席)

